

### 诗圣饮酒歌(长歌行)

□ 杜波(成都)

**题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酿酒始祖乃杜康也。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世人皆知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而此句出自诗圣杜甫《饮中八仙歌》,该歌行既幽默诙谐又酣畅淋漓,句句皆韵,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成为惊世之作,轰动长安,一时洛阳纸贵。诗圣不但有心系百姓、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还有旷达豪放、一览众山的诗酒情怀。杜甫《杜游》中自述:“七龄即思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名杯”“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但杜甫最出色的饮酒诗,却是他的《醉时歌》:“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任吾师。”最后将司马相如、杨雄、孔丘、盗跖统统抬出来论证喝酒的必要性:“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怛,生前相遇且衔杯!”可谓大彻大悟、慷慨激昂、痛快淋漓!诗圣这首《醉时歌》和诗仙的《将进酒》交相辉映,成为我国诗酒文化中最为耀眼的双子星。

从少年饮酒一直饮到老年,酒伴随杜甫一生,最终伴随他平静地走完了人生历程。唐大历五年(770年),杜甫漂泊到湖南耒阳,当地县令索价侍人大名,送来牛肉和白酒,杜甫“饮过多,一夕而卒”。(《明皇杂录》)

笔者曾浏览成都杜甫草堂旁的诗圣千诗碑林,随意观看其中一段碑廊。在该段碑廊所刻写的不到一百首诗里,写有酒的诗竟达23首之多。由此对诗圣与酒的不解之缘,感慨不已,特作诗圣饮酒歌,以记。

子美少思壮,风雅翰墨场。性豪喜杜康,嫉恶怀刚肠。放荡视八极,众物皆茫茫。醉乃起超间,醉梦入咸阳。饮中八仙歌,长安大名扬。醉眠秋共被,太白情谊长。妙笔著神策,礼赋传未央。天子废食召,气宇自轩昂。黑貂脱其裘,痛饮尽斗光。会须三百杯,相就一斗量。飞燕著新装,羽衣舞霓裳。惊落手中觥,渔阳鼙鼓响。飘零何惶惶,成都搭草堂。惟有告慰处,蜀地麦三盛。射洪酪酎美,郫筒玉液香。青城通幽径,道家酿乳浆。邛崃文君肆,锦城水井坊。嘉州酿醅室,剑南烧春长。对耐风竹里,登楼望大江。众醉君独醒,忧国叹兴亡。忽闻河朔歌,痛饮泪沾裳。高歌浮大白,青春伴还乡。去远留诗别,辞川游潇湘。醴醖味未忘,轻舟过瞿塘。长嗟赠汨罗,醲然濯沧浪。百年独登台,感怀热泪汤。诗圣凌绝顶,光焰万丈丈。笔落惊风雨,豪饮留华章。杜陵野少来,举头遥相望。花溪茅屋在,代代育桥梁。千间广厦旁,一樽醉忠良。且作长歌行,壮游去远方。

**点评:**

此诗是杜波的新作,其独辟蹊径,为大家揭示了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与诗仙太白一样,也有旷达豪放、一览众山的诗酒情怀。全诗浓墨重彩,纵横掉阖,以诗圣与酒为主线,紧扣一个“酒”字,尽情发挥,烘托出一种令人眼中全新的酒神气韵。作者在思想上与杜甫频频致意,自以为称杜陵野少,他眼光敏锐,善于发现,拈出杜诗中这一深远流着的酒神线索,并于其中发掘、阐扬杜工部以酒为媒的深远寄托和孤愤。讴歌了其波澜壮阔,不平凡的人生旅途,诗圣之酒诗,绝非醉金迷、玩世不恭之作,而是怀才不遇,不能“致君尧舜上”,乱世飘零,不能“再使风俗淳”的悲痛呼喊和控诉之声。本长歌行几乎句句句自杜诗而又落窠臼,句句描写饮酒而又无一“酒”字,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语言驾驭功底,堪称佳作,令人叫绝。该首长歌行,节奏掌控畅达自然而颇具回环往复之效,抒情脉络清晰而厚重,具有持续的审美张力。水到渠成地融入了诗圣杜甫的生涯、思想、怀抱……以及与其履历相关的历史关节和人文地理,皆与诗酒关系密切。作者艺术再创造手腕,表现力非凡。(伍立扬)

### 见友人晒玉兰花开题

□ 刘辉

万巷解封烟火气,初闻消息泪双悬。玉兰吐蕊辞秋早,金桂飘香在客先。迎爽气来开户牖,送瘟神去展心颜。他年细数曾经事,今日情怀不可删。

自然孕育了所有生命和物种,人类来源于大自然,所以,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中国文化蕴含着深厚的生态传统,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孔子就因提倡不用网捕鱼、不射归巢之鸟而成为生态保护的楷模……我们的祖先早就具有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思想,保护生态的理念不同程度地落实到制度、风俗、行动上,在生态保护方面为人类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并依此形成蔚为可观的中国古代生态文化。我们的祖先也热爱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祖国的大好山河多被人性化、人格化,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华夏神州的名山大川往往是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各具独特的人文内涵与精神寄托,中华民族特有的山水审美感受和壮阔的家国情怀据此形成。人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就要善待赖以生存的土地。无论在哪个民族的眼目中,土地都至尊至荣。“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人类的一切,都由土地养育和承载。森林养育了人类,也孕育了文明。科学家证实,自然灾害层出不穷,与森林减少关系密切。森林给予人类无穷的宝藏,也滋润着人类

在不少中国人的意识里,大凡提起剑门关,就会立马想到李白《蜀道难》中“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句诗,对剑山的雄壮险峻之势足以让人闻者色变。然江油诗人蒋雪峰说得好,“应该说,生于唐代的诗仙李白是一位出色的导游,他的这两句诗,无疑是画龙点睛的推广语。如果把蜀道比成一部空前绝后的交响曲,那么,剑门关以它磅礴的拨云见天的气势把整个乐章推向了高潮。”因之,这处名胜在人们的无限遐想中又变得那么令人神往。

三年前,作为成都金牛区“重走金牛道”文艺采风团的一员,我正是带着这样的好奇心和一种别样的情愫来到了剑门关。为了身临其境去感受剑门之雄,我这位六旬有半的“晃眼年轻人”硬是不放过任何用脚去“丈量”剑山之险的机会,与三位年轻人由剑门景区的南大门开始,从小剑山这边的栈道攀爬起,穿梭于剑山山脉的几座大山之间。时而拾级在茂密的森林中穿行,时而又行走在凹形的峭壁之上;一会儿感觉下到了谷底,一会儿又攀登到了云端。栈道崎岖,时陡时窄,费力难行,不少人爬至五分之一处便知难而退了。

这条栈道走完,基本算是在山间环形绕场了一周。一些人虽坚持了下来,但大多汗流浃背,喘着粗气。下得山坳,便是一条平坦的道路直通“剑门关”关楼。关楼是三层翘角中箭楼,阁楼正中悬“天下雄关”横匾,顶楼正中的匾额题为“雄关天下”,可惜这关楼已非原创,古关楼在1935年修川陕公路时就被拆除,只留有“剑门关”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立于道旁晒着太阳。

我喜欢水,喜欢水的歌唱。我从小就喜欢在水边流连。我见过水的各种形态:大海、江河、湖泊、溪流、瀑布、冰雪、春雨和眼泪,但我在若尔盖看到的黄河水是最独特的,它综合了上述流水的形态……

我相信,水能让一个地方和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找到现实之外的另一种姿态——一种飘逸流动之姿,一种柔软的力量。

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在一条大河边居住,每天枕着河流的波涛,每天看到一条不同的河,四川有不少江河,但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黄河流过了四川。因为,我习惯性地认为,它是一条“北方的河”。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黄河是怎么也流不到四川的,所以,当我说我要到四川去看黄河,大家都以为听错了。即使费了口舌解释,他们还是以为在开玩笑,我们只有让他们去看地图或上百度搜索。之后,他们会无不惊喜地说,没想到黄河真的拐到了四川。他们也因此知道了——长约5464公里的黄河,在四川境内的干流仅174公里,但贡献了全流域枯水期40%和丰水期26%的水量,所以,川境黄河流域处于“中华水塔”核心区位置。

这让黄河给了我高居凡尘之上的感觉——这条苍茫之水就在我头顶。自从到过它的岸边,我就常常能感觉到它的波动。它的波涛之声拍击云层,水汽化作霓虹——清冽的冰雪融水无数次流过我的梦境。离黄河越近,空气就越潮湿,虽然来自凛冽之地,但流经四川的黄河却给人一种温暖感。对任何一个旅行者而言,黄河都是大自然给予的恩赐。

它的确是一段梦幻般的河流。天空幽深蔚蓝,纤尘不染,草原连绵至通透的灰绿色山脉,大地起伏,如涛似浪地翻卷到这里,都会因河的美而止步,凝固成阿尼玛卿山,让黄河躺在它的臂弯里,不知过去了多少年岁。

我去时是初夏,黄河水波浩渺,波光潋滟,水色迷茫,加之蓝天与草原的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景,不时有水鸟款游嬉戏,嬉戏时

的心灵,没有森林,人们不仅失去诗意的生存环境,甚至可能失去自己的美好家园。

世界美好,万物有灵,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只有将道德的疆域扩展到所有生命领域,人类才能安全地栖居于大地上,诚如美国学者墨迪所说:“直到人类真正认识到他依赖于自然界,并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时,人才把自己真正放到了首位,这是人类生态学最伟大的悖论。”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进步的标志和象征。纵观历史,放眼世界,人类文明的兴盛,大多起源于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气候温和、水量丰沛的良好生态地区,然而,为什么那些曾经强大繁荣的文明古国没能延续至今呢?考古学家通过遗址发掘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恶化是它们衰亡的重要原因。缺水就会导致缺粮缺人,生态灾难就会导致人类灾难。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太渺小。生态环境变迁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中华大地山川壮丽物产丰饶,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是天地的造

## 剑门山上隔空千年的对话

□ 周庆(成都)

由于要赶时间,我只能在关楼前肃穆片刻,凭吊一下大将军姜维在此守关的风姿,便匆匆穿过关门拾级而下继续北行。当下到深处穿五丁桥的那一刻再回望剑门关关隘时,它却高高地凌空于山涧的嶙峋乱石之上,落差在百米之上,雄姿巍峨。抵达剑门关景区的北门,我们攀登崖壁小径,顺折型天梯直上山巅翠屏峰。

我们此行18人,如今只有4人站上了大剑山的主峰,心中不由地一阵窃喜。我这半打老头儿紧跟年轻人,经这一路不歇气超负荷的跋涉,不仅心肺功能经受了考验,再回首俯瞰来时之路,一条弯曲的“蚯蚓”在大剑山的峭壁之上折来返去,而上行攀登的人儿如一只只蝼蚁,这情景又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这有严重恐高症的人,居然能攀猿猴道。我想,一定是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我。

站在山巅俯瞰大地,满眼苍翠,大剑山和它率领的一系列群峰拔地而起,如同一排排永远不会被沧海抹去锋芒的宝剑,在晴空中空傲肃立。这会儿才让我真正领略了这座名山的魅力。

剑门山可分为大剑山和小剑山两部分,前者又称梁山,后者在大剑山西南。山脉作北东—南西向延伸,东临嘉陵江,西接五指山(江油市境内),绵亘一百多里,最高峰1178米。北面全是千仞峭壁,如刀劈斧削,北陡南缓,南面山峰林立。山体主要由白垩系坚硬砾岩构成,经褶皱上升后形成单面山,山峰突兀而起,峰峰如箭,其中以剑门七十二峰最著名。大、小剑山紧密相连,在高大、陡峭、壁立千仞之中,鬼斧神工地留下一道宽约20米的裂缝,两崖相对如门,因此有“一山两断状若门,秦蜀相通道由此”之说,故称“剑门关”。又因山势巍峨,道路

险峻,故又有“剑门天下雄”之称。难怪李白仗剑走蜀道来到剑门关外,仰望剑山群峰,会发出“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再望大剑山上凿出的鸟道与猿猴道,他又形象地描绘出“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险境。古人利用这道狭窄的缝隙在此建关修楼,形成堡垒,只需放置较少的兵力,就能坚守住这要塞。也难怪冷兵器时代,在千百年的腥风血雨中,还没有一次正面拿下过剑门关的案例。

魏晋文学家张载在《剑阁铭》中赞道:“岩岩梁山,积石峨峨。远属荆衡,近缀岷嶓。南通邛笮,北达褒斜。狭过彭碣,高逾嵩华。惟蜀之门,作固作镇。”唐代政治家、文学家李德裕在《铭》中写道:“群山西来,波积云屯。地险所会,斯为蜀门。层岑峻壁,森若戈戟。万壑奔东,双飞高阙……”就连安史之乱幸蜀的唐玄宗李隆基在回銮路过剑门时感叹之余也写道:“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砺铭才。”最后他从张载的《剑阁铭》反思道:“剑门之险峻若此,有国者不可以待险忘治,而须以德临政则固矣!”这也正好应了成汉政权奠基人李特过剑门时的感悟:“刘禅拥有这样的地方,竟然还投降了别人,难道不是才能平庸、低下之人吗?”

以上这些,都是古人对剑山之险的实际描述和对剑门关关隘重要性的阐释。然而,这会儿我的思绪却定格在了另一首诗上,这就是千年前我的老祖宗周敦颐在剑山上写下的《剑门》诗一首,诗曰:“剑立溪峰信险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户都无闭,空有关名点贡琛。”

这一年,周敦颐在合州(今重庆合川)签书判官任上,前往阆州新井迎娶他的新娘蒲六娘,在郎舅蒲宗孟(神宗朝尚书左丞)的陪同下,顺便到此一游。这一年,恰逢大宋江山建立一百周年。“吾皇大道正天心”,周敦颐应是对当时时政的有感而发。当时仁宗皇帝宅心仁厚,赢得万族归心,有这样的太平盛世,像剑门这样深峰险深的关隘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只能像宝物一样被人拿来供起,令人瞻仰。

此刻的我正站在山巅之上,仿佛见到了老祖宗,也完全有了他一样的心情,索性也谄《剑门有感》诗一首:“千年古道逢盛世,剑锋关隘成景深。七十万盖初心往,一带一路向远方。”权作对老祖宗千年的回应。

是,如今,我们不仅富裕起来了,国家也强大起来了。我们不仅有了飞驰地高速列车,也有了航天运载火箭;我们不仅能下五洋捉鳖,也能上天揽月。

和平之下,金牛道更是一条经济和文化的康庄大道,它将天府之国与中原乃至世界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多彩文化,经济往来,富裕双赢。春风拂过三月的细雨,天堑变了通途不说,而今雄关之剑门也摇身一变,更成了人们心之所往的景观,着实成了一块“贡琛”之地令人瞻仰。

站在我们的又一首时代的强音,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国际和平大环境,让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这里让我看到了希望与出路,也更加向往和平。

## 若尔盖随笔

□ 卢一萍(成都)

——宇宙从一朵花中诞生,一个星球诞生于一粒尘埃,一粒尘埃中有八万四千世界。这种微观与宏观的对比在黄河岸边似乎格外强烈。

虽然我身处成都,盆地四周高山合围,但我的心却可以望见你。

你有仙境的光芒,可以照亮川西北的天空。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的心都能感受到你的光芒。

来到唐克镇,我已来到你身边。

黄河水流到这里,很多时候是清澈的,即使夏季,也非黄水,而像掺了牛奶。它在草原上如飘带一般,流速舒缓,但我仍可听到流水的声音。声音穿过野生的苇荡、草原,沿着羊肠小径而来,引得鸟儿在空中飞翔、歌唱。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整夜都在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梦是蓝色的,泛着绿色的浪花,不停地穿过我的身体。我感觉“我”的确存在,又清晰地觉得,我的确是个蓝色的流水可流畅无碍地穿过的“无”。

旅游巴士拉着我们走向若尔盖草原时,心不会变得柔软起来。

随着汽车的行进,美也在不断变幻。草原由无数柔美的曲线组成,不断起伏。一条曲线上,立着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天空是变幻的,草原随之色彩纷呈,连牛群、马群和羊群也不停地变幻颜色。傍晚的光把它们分割,便有了一群群明暗分明、缓缓地飘动牛、马和羊。

一顶毡帐,一片毡帐,在草原的低洼处,白得晃眼,蓝色的炊烟呼应蓝色的苍穹。

一个独行的牧人,骑在马上,不紧不慢地走着,像一个跳动的孤独音符。

横断山脉在远处拔地而起,似可望见冰峰雪岭巍峨高耸,耀耀的积雪与白云混淆。更多的山体则呈钢蓝色、苍黑色,如一列高墙。冷杉、云杉、油松生长绿色的山坡上,林立如戈矛,像护卫你的兵团。白云投在一片草原上,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同各国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2018年,著有西方世界首部生态学著作的国际知名学者、被美国媒体誉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之一”的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高度肯定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取得的进步,明确指出“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希望之光”;2019年,这位“亲眼目睹了中国一步步走向生态文明”的柯布博士,出版著作《中国与生态文明》,进一步阐发其观点“中国文化在根底上是一种生态文化,当中国将‘生态文明’写进宪法时,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活力”,进一步阐释“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并宣称“中国生态文化具有拯救世界的力量”。

中国人民怎能不产生民族自信、怎能不产生文化自信!

我以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是生态文化的价值旨归;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化体系,功在千秋利在万代。

这一年,周敦颐在合州(今重庆合川)签书判官任上,前往阆州新井迎娶他的新娘蒲六娘,在郎舅蒲宗孟(神宗朝尚书左丞)的陪同下,顺便到此一游。

这一年,恰逢大宋江山建立一百周年。“吾皇大道正天心”,周敦颐应是对当时时政的有感而发。当时仁宗皇帝宅心仁厚,赢得万族归心,有这样的太平盛世,像剑门这样深峰险深的关隘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只能像宝物一样被人拿来供起,令人瞻仰。

此刻的我正站在山巅之上,仿佛见到了老祖宗,也完全有了他一样的心情,索性也谄《剑门有感》诗一首:“千年古道逢盛世,剑锋关隘成景深。七十万盖初心往,一带一路向远方。”权作对老祖宗千年的回应。

是,如今,我们不仅富裕起来了,国家也强大起来了。我们不仅有了飞驰地高速列车,也有了航天运载火箭;我们不仅能下五洋捉鳖,也能上天揽月。

和平之下,金牛道更是一条经济和文化的康庄大道,它将天府之国与中原乃至世界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形成多元化的多彩文化,经济往来,富裕双赢。春风拂过三月的细雨,天堑变了通途不说,而今雄关之剑门也摇身一变,更成了人们心之所往的景观,着实成了一块“贡琛”之地令人瞻仰。

站在我们的又一首时代的强音,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国际和平大环境,让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这里让我看到了希望与出路,也更加向往和平。

留下一片云影,远处的草原被衬托得更加明亮。有时候,乌云会遮住太阳,但太阳的光会如瀑布一样直泻而下,形成一道齐天的、辉煌无比的光瀑。待阳光把乌云揉散,阳光再次洒满草原,它已被过滤、洗涤,每一道光都像新的。还有草原的骤雨——正是阳光铺张之极的时候,光影斑斓,希望有一团云来消磨一下这难以承受的奢侈,这团云就真的飘到了头顶,饱满的雨滴落在身上,算是报个信,然后便恣肆倾泻,空中一片白亮。谁以为那团云会泻光,但当暴雨戛然而止,它还好好的,比先前更浓。

我喜欢在这样的草原上骑马奔驰,当我跨上马背,我的血脉便与马连通,人马合体,合二为一,而马也从你身上汲取力量。马蹄的每一次叩击都使马更有力。

风从耳边吹过,一种异样的风声——黄河的风、鹰展翅飞翔时的风、草原上的风,混合成大自然爱语声、歌唱声,在耳边响起。

马越快,风愈有力。

待到马独立,花香了马蹄,香了马呼出的气息,马吐气若兰。

我在最美的时节来看若尔盖,来看黄河,是我一生愿。我希望在不同的季节再来。希望冬天你待我以白雪,待我以白雪笼罩的世界,待我以天地的冰清玉洁、大寂大静。我希望积雪没过我的头顶,我能在雪中聆听黄河安静的呼吸。

五月,无边无际的黄花一直铺展到雪线,枣红色的骏马点缀其间,羊群进去时是白色的,出来时已变成金色;还有香紫苏花铺满的草原、野都金香铺满的草原、点缀野蔷薇的草原……那是花的集结,那些美无法言表,它们都属于你,亲爱的若尔盖……

我这次来虽然只在若尔盖待了一两天,但已有生生世世生活于此的宏愿:哪怕做不了一个牧人,一匹马、一只鹰、一头牛、一匹马,也可从马先蒿、矮金莲花、驴蹄草、西藏点地梅、川赤芍做起……